

伊朗政局的演變與展望

石樂三

經過一年來大風暴的結果，已使伊朗人民遭受重大犧牲，國家經濟陷於崩潰邊緣。目前暴亂情勢，似有轉趨緩和的跡象，因為巴勒維國王在政治上作了極大的讓步，一方面准許敵對的民族陣線和溫和派領袖白泰爾出組文人政府，以接替過渡性的軍人政府；另一方面，巴勒維同意出國渡假，並組成九人攝政委員會行使國王職權。

現在國王偕后出國渡假，但敵對的宗教領袖柯梅尼仍表示堅決反對白泰爾政府，並於短期內返國組成所謂「伊斯蘭共和國」，以代替文人政府。今後白泰爾總理勢將與政敵柯梅尼展開權利爭奪，而最後可能由軍人接掌政權。

一 卡特在伊朗背信的重演

自從一九七八年一月以來，由於羣衆不斷掀起示威行動，伊朗局勢開始騷動，到了十月就演變爲全國暴亂狀態。最初巴勒維國王抱着鎮靜的態度，而且堅信必要時仍可施用鐵腕慣術加以抑制。詎料暴亂日漸擴大，其猖獗情勢，大有不可遏止之概。當時參加示威羣衆，幾乎來自社會各階層，其中有極端的左傾智識青年，也有狂熱的什葉派(Shiite)回教信徒，他們手舉着『反巴勒維』標語，高喊着『打倒巴勒維暴君』口號。同時在歐美各大城市也有成千上萬的伊朗留學生紛起響應，掀起了瘋狂的示威遊行。巴勒維在這種嚴重的暴亂情形下，不得已始採取各項緊急措施：在首都德黑蘭等十四個城市實施戒嚴；改組內閣，並由什葉派教友伊曼尼(伊朗參院議長)出任新內閣總理；明令宣布一九七九年六月舉行全國大選，並保證自由選舉；恢復伊朗各政黨(共黨——杜德黨在外)的自由活動；下令整肅皇族官吏之貪污腐化行爲。

伊朗新內閣總理伊曼尼去年八月廿九日組成了廿二人文人內閣，隨即決定採取了各項重大的措施：下令關閉全國娛樂場所(包括電影院及賭場)；禁止民間的任何賭博行爲；恢復傳統的回教曆法；特別組成宗教部；宣布取消新聞檢查禁令。這些措施，旨在緩和什葉派領袖及反對黨派的攻訐，而使暴動的凶焰趨於消失。

儘管新政府採取了這種種緩和措施，可是暴動與罷工並未稍戢，於是，伊曼尼總理被迫辭職，結束了僅兩個月的內閣壽命。

十一月六日，伊朗參謀總長艾茲哈瑞（Gen. Azhari）受命組成過渡性軍事政府，其目的在於使用強力鎮壓暴亂，並整肅貪污不法的高級官吏，以安撫宗教領袖及反對黨派對巴勒維王權的激奮情緒。

艾茲哈瑞就任之後，隨即採取了嚴厲的整肅行動，相繼逮捕了卅二名前部長級官員（包括前秘密警察首領納斯瑞在內），以及國民陣線領袖桑加比（Karim Sanjabi）等，他們都是以貪污及推翻王權的罪名被捕的。

在軍人政府的鐵腕控制下，全國各大城市的暴亂情勢，更變本加厲，而實施總罷工的結果，已使石油生產量由原來每月六百萬桶減至三十萬桶，此區區之數僅可供應國內需要量三分之一。在此能源極度缺乏情況下，全國經濟幾陷於窒息狀態，而瘋狂的宗教領袖們猶在大聲呼喊著：『除非罷黜巴勒維王位，絕不終止總罷工行動。』

美國卡特政府，在伊朗暴亂中，一直支持巴勒維國王的立場；但最近由於伊朗軍人政府鎮壓暴亂的失敗，美國終於改變了此項立場，而勸告巴勒維暫時離開伊朗，以便讓文人政府有所發揮。美國對伊朗的這項新立場，是透過美駐伊朗大使蘇理文（William Sullivan）直接向巴勒維國王所轉達。^①

當時伊朗高級將領仍誓死擁護巴勒維國王，反對美國立場的改變，更拒絕一個以白泰爾或民族陣線的任何其他領袖為首的文人政府。而巴勒維勸告將領說，他寧願離去，不忍再見國人流血的慘劇。

卡特政府因恐伊朗發動軍事政變，故於一月初指派美國駐歐空軍副司令胡瑟將軍（Gen. Robert Huyser）前往德黑蘭，試圖說服伊朗軍事領袖支持未來的文人政府。范錫國務卿最近也警告伊朗軍人，勿企圖在伊朗國王巴勒維離開伊朗期間，推翻文人政府而奪取政權。^②

巴勒維國王在卡特政府壓力下，不得不勉強同意離開伊朗，而由一個九人攝政委員會負責國王職務；同時也接受反對黨的民族陣線領袖白泰爾博士出組新文人政府，以接替為時僅兩個月的軍人政府。

美國對巴勒維國王態度的劇變，不論將來是否有利於美國，但足以證明卡特總統背棄中華民國盟友之後，不滿一月又在中東犧牲一個忠實的盟國友人。

二 白泰爾政府新陣容與新政策

為了緩和伊朗暴亂的局勢，巴勒維國王正式提名反對派民族陣線溫和的領袖白泰爾博士出組文人政府，以接替辭職獲准的艾茲哈瑞軍事政府，並經伊朗國會一月三日票決的結果，以一百一十票對八十票獲得通過。這是五個月以來伊朗政府第四次的更迭

註① New York Times Jan. 9, 1979; Newsweek Jan. 8, 1979 (p. 13)

註② Washington Jan. 9 (AP); Washington Jan. 11, 1979 (UPI)

，也是伊朗國王首次准許反對黨領袖出組內閣。

白泰爾十四名內閣中，完全屬於中層階級，並未含有任何宗教色彩，但至少有兩名閣員是屬於北部的庫迪族及艾茲白然族（Kurds and Azerbaijanians），這是新政府的特色。

新政府的重要閣員陣容如下：^⑧

國防部長：沙發卡（Jaafar Shafagat）是一名四星上將，曾任陸軍參謀長職務，被一般外交家認為是支持文人政府的溫和派將領之一。

外交部長：艾麥德（Ahmed Mirfendereski）是一名職業外交家，曾任伊朗駐莫斯科大使，當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時，他曾擅自准許蘇俄飛機越過伊朗領空，而遭受國王停職處分。

司法部長：耶雅（Yahya Sadeq Vaziri）歷任伊朗政府最高檢察官，屬於民族陣線的溫和派中堅份子。

財政部長：魯斯塔姆（Rostam Pirasteh）出身於哈佛、耶魯及哥倫比亞各大學，在美居留廿年之久，返國後曾任伊朗國際銀行總裁要職。

教育部長：艾敏（Amin Riah）是著名的教育家，著有「波斯語文及文學對奧圖曼王國之影響」一書，蜚聲於中東。

工礦部長：阿拔斯（Abbas Goli Bakhtier）係白泰爾新總理堂兄弟，出身於倫敦大學及美國格拉斯柯大學，為伊朗國內最傑出的化學工程人才，曾因設計波斯灣阿巴丹石油化學合成工廠成功而獲盛名。

內閣總理白泰爾博士（Dr. Shapour Bakhtier），曾旅居國外多年，在巴黎大學攻讀法律，獲法學博士學位，返國後執行律師職務，並參加莫薩第（Mohammed Mossadegh）所創立的國民陣線政黨（National Front Party），從事政治活動廿五年之久，其間曾經多次被捕，尤其在一九五〇年代當他擔任莫薩第內閣閣員時，曾因隨同這位民族主義的總理發動流產政變，而使巴勒維國王一度暫時流亡國外，白泰爾及莫薩第同遭逮捕下獄。

白泰爾新政府之施政方針，業經提經國會兩院分別通過，其內容要點為：

在內政方面者：恢復民主憲政及新聞自由；懲處過去違背人權之不法官吏；早日實行全國大選；儘速釋放政治犯；保護各政黨的合法地位（共黨除外）；逐漸解除戒嚴法；解散秘密武裝警察（SAVAK）組織。

在對外方面者，伊朗在其波斯灣沿岸僅維持足夠軍事防衛力量，而不再扮演所謂「警察」角色；改進對波斯灣各阿拉伯鄰邦及其他回教國家之政治與宗教關係；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包括巴勒斯坦人的建國）；停止供應以色列與南非的石油，因為前者與阿拉伯國家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後者迄今仍未放棄種族歧視隔離政策；繼續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但伊朗今後向美國

訂購武器僅限於國防的實際需要，而不再像過去大量而無限制的擴充武器計劃；對蘇俄繼續維持睦鄰政策。

關於伊朗王位問題，白泰爾認為依照憲法，國王為國家元首，有權統治國家，但無權治理國是，亦即國王必須授權政府主持國家大計。然而，爲了終止目前暴亂，恢復法律與地方秩序，巴勒維國王已同意暫行出國渡假，並組成一攝政委員會代行國王執權，該會委員包括白泰爾總理、上下兩院議長、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宮廷大臣、三軍參謀長及三名資深政治家。一俟九人攝政會經國會通過後，國王即行出國。

白泰爾出組新閣之後，國內有關政黨及宗教領袖均有強烈反應。由桑加比 (Karim Sanjabi) 領導的國民陣線黨 (National Front party)，基於該黨已拒絕任何參與巴勒維國王領導的政府爲理由，而立即宣布罷黜白泰爾在該黨的副總裁職務。同時在巴黎流亡的什葉派宗教領袖柯梅尼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也指責白泰爾政府不是合乎民主的，而是巴勒維的「傀儡」政權。相反地，這位宗教領袖在巴黎宣布，^④成立一個臨時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旨在成立臨時政府，最後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而且他將成爲這個伊斯蘭國家的領袖。

三 伊朗暴政對國際能源影響

在五個月來戒嚴令的伊朗，罷工或示威的進行，如火如荼，無論在國內和國際方面，都遭到了極其嚴重的影響。

先就國內而言，經過兩個月軍事政府的鎮壓，伊朗暴亂情勢，不但未見戢止，反而日趨擴大，甚有不堪收拾之勢。更由於油田的大罷工，逐漸蔓延到全國交通及生產事業各方面，使全國經濟陷於癱瘓狀態；再加上美國所施加的壓力，內外交迫，巴勒維不得不放棄支持軍人政府，而將政權移轉反對黨領袖白泰爾。同時國王也接受了白泰爾四條件：一是逐漸解除戒嚴令；二是取消密秘武裝警察組織，而以情報組織取代；三是三軍歸政府指揮；四是國王出國度假，並組成攝政委員會代替王權。於是，巴勒維終於悽然離去，或者一時捨棄「萬王之王」(Shah of Shahs)的寶座。

次就國際而言，從東亞到南非以至於歐美洲，這些國家都憂心忡忡注意伊朗的危機，以及其對世界石油供應所導致的影響。以下就是由於伊朗動亂而使油源及天然氣都受到影響的國家。^⑤

日本：日本進口石油中，百分之十五以上來自伊朗，目前由於東京一直維持八十三天使用的原油儲存量，致使其工業生產得以維持現狀；但是，如果伊朗的石油遲遲不能運到，則由於供不應求，產油國家可能會伺機提高油價。這對於百分之九十九的需要石油進口的日本來說，必會構成嚴重性的傷害。

註④ 巴黎一月十三日法新社電，紐約一月十三日路透社電。

註⑤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an. 15, 1979 p. 27.

以色列：百分之七十的以色列進口石油仰給於伊朗。在伊朗油田工潮時期，根本無滴油供應任何國家。而由於伊朗的反對黨領袖桑加比率直的表示，今後以色列絕不能再從伊朗獲得點滴的石油。不過以色列仍可從墨西哥、挪威特別是美國進口石油。

南非：南非石油進口中，百分之九十仰賴伊朗供應。若干年來，世界產油國家一直拒絕與南非往來，而伊朗則獨自提供南非石油需要，其主要原因是報答南非曾庇護巴勒維乃父之恩惠。現在白泰爾新政府已公然表示，由於南非的種族歧視政策，伊朗今後不再予以石油供應。

羅德西亞：這個國家所需的石油一向是由南非間接供應，一旦石油供應被切斷，則此一正與黑人游擊隊作戰的動亂國家將面臨嚴重的威脅。

歐洲：歐洲大陸是伊朗石油的主要進口地區，其中西德輸入伊朗石油佔其總輸入量百分之十八，英國百分之十。據設在巴黎的國際能源總署說，目前歐洲的石油尚未造成嚴重威脅，因為石油現存量可供六個月的使用。

美國：華盛頓輸入伊朗石油佔其總輸入量百分之五，但目前尚無缺少石油現象。美國能源部長斯勒辛格最近警告說：⑥「倘若伊朗石油罷工持續六個月之久，美國將會採取必要的措施，正如一九七三年阿拉伯石油禁運後的措施，包括分配油量及改用小型汽車等。」卡特政府已公開表示⑦：「倘若伊朗政治混亂情勢阻止其對石油輸出的恢復，美國則將提出臨時計劃分配油量及規定原油的價格。」

蘇俄：伊朗天然氣的儲藏量在九百兆立方呎以上，較其他所有中東國家的總儲藏量為大，僅次於蘇俄，而居世界第二位。蘇俄一向是伊朗天然氣的主要顧主國家，但由於罷工及動亂的影響，伊朗供應蘇俄及歐洲之高度敏感且相互依存的天然氣網，部份已經關閉，因而危及蘇俄及西歐境內的天然氣能源體系。根據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一九七八年夏季所提出的報告指出，⑧一九七七年內，伊朗經由一號天然氣管輸送到蘇俄南部的天然氣已達三千二百六十九億標準立方呎，這項數量一直持續不斷，迄至最近伊朗動亂為止。同時依照伊朗、蘇俄分別與西德、法國、奧地利及捷克之間所簽訂的三邊「轉運」協定，預定於一九八一年開始利用正在興建中的第二條油管——二號伊朗天然氣管運送天然氣，伊朗承諾，伊朗可從這條長達一千公里的煤氣管獲益每年可達六億美元以上。一九八四年，將可運送一千九百八十四兆六千億立方呎的天然氣到蘇俄境內，蘇俄將在高加索南部地區使用這些天然氣，並從蘇俄的奧倫堡天然氣油田再行輸送幾乎相等數量的天然氣到西德（佔輸送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九點四）、法國（佔百分之二十六點三）、捷克（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二）及奧地利（佔百分之十三點一）。除了蘇俄物物交換之外，其他各國將以硬幣

註⑥ New York Times, Jan. 4 1979 By Roberta Horning "Iranian oil shutdown sparks U.S. crisis fears"

註⑦ New York Times, Jan. 12, 1979 By Richard Halloran "U.S. gives oil-crisis plan based on no Iran exports"

註⑧ 參閱自立晚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摘自中央社譯稿：Financial Times, London, Dec. 27, 1977

支付購買由蘇俄所轉輸的天然氣。蘇俄將因此而牟利，且將對購買伊朗天然氣的國家徵收現金輸送費，並從伊朗獲得超過運銷歐洲之數量以上的額外天然氣。二號伊朗天然氣管除了輸送天然氣到蘇俄之外，每年尚可以三千五百三十億立方呎天然氣供給伊朗國內使用。據塔斯社九月三日報導，天然氣佔蘇俄動力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藉此生產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之銑鐵和鋼，百分之六十五的水泥，以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肥料。由此可見伊朗天然氣對蘇俄現在與未來的重要性。

四 巴勒維出國後伊朗新情勢

巴勒維國王在全國暴亂與總罷工的重壓力下，終於帶着沉痛的心情，而悄然離國飛抵埃及，受到了沙達特總統熱烈的歡迎，在精神上給予這位國王無比的安慰。

巴勒維出國度假目的地是美國，爲什麼第一站他選擇了埃及呢？首先是因爲他與沙達特有深厚的友情，而且在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結束之後，巴勒維曾慷慨的贈與沙達特十億美元作爲埃及復員之用。其次是由於伊朗與埃及在中東是兩個政治大國，前者尤爲中東經濟執牛耳的國家，後者將來在維護巴勒維王位上或可助予一臂之力。

巴勒維以出國度假理由離去之後，隨即有數萬羣衆沿着德黑蘭街道上狂熱展開慶祝活動，一齊高喊着柯梅尼（流亡在巴黎的回教領袖）早日返國，領導伊朗走上光明的前程；同時也有許多工人持續罷工，而使通訊、運輸系統中斷，並與軍隊衝突發生流血事件，據初步報導，已有數百人傷亡。白泰爾總理召集國家安全緊急會議，討論如何維持地方治安問題，伊朗新任參謀總長賈拉巴吉也參與會議。

儘管巴勒維被迫出國，可是目前仍然受到高級將領們的擁護，他既非被放逐，故其王位依然存在，只不過王權暫由攝政委員會執掌而已。

反對黨——國民陣線領袖桑加比的發言人說：「國王雖已離去，但君主制度仍然存在，並未有任何實質的改變。」流亡十五年的什葉派回教領袖柯梅尼認爲，巴勒維的放逐，是伊朗全人民的一大勝利，他將在適當的時機返國，領導人民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和國。柯梅尼的助手們要求白泰爾政府在他們的領袖返國前辭職，以排除他組成新政府的障礙。

華盛頓官員已對伊朗新文政府的存在與否，表示憂慮，且對伊朗國王能否返國，也抱着懷疑態度。卡特總統呼籲柯梅尼給予白泰爾政府的支持。他個人仍認爲這位新總理能維持伊朗政治情勢的穩定。孟岱爾副總統則認爲美國不能影響伊朗的政局，而必將全力維持其在伊朗的權益。

然而，無論伊朗局勢如何演變，由於其在波斯灣戰略的重要，且具有石油資源的龐大潛力，自爲自由世界尤其西方工業國家所仰賴，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棄此一戰略國家，即或有與蘇俄發生任何衝突的危險。美國最近增強其在印度洋與阿拉伯灣之間的海

軍力量，並由地中海第六艦隊派遣一支分遣艦隊駛入黑海巡弋，尤其美國最新型的F 15噴射機羣飛往沙烏地阿拉伯空軍基地，這無異對蘇俄展示美國軍事實力，同時也對莫斯科警告『華盛頓勿染指伊朗』，含有另一重大意義。

五 伊朗局勢的可能演變

從巴勒維出國的反應看，目前伊朗局勢仍在風雨飄搖之中。倘若白泰爾新政府有所變化，伊朗可能出現下面幾種政治型態：

第一種是君主立憲：伊朗國王巴勒維在位三十七年之久，無疑地，他採取了君主的專橫統治政策，雖然在經濟上獲得許多成就，而使人民的生活水準升高，但是在政治上却犯了最大的錯誤，就是所謂「獨裁政治」，結果演變為今日的全民暴亂局勢，而終於迫使國王的離去。今後巴勒維欲保持其王位，必須仿照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實行內閣責任制度。

第二種是攝政政治：目前伊朗已開始實行此種政治制度，在巴勒維出國之前，即行組成九人攝政委員會，負責國王的職權。此種政治將來可能有兩種演變，一種是國王返國復位，另種是王儲(Crown Prince Reza)接續王位，後者的可能性較大，不過王儲年方十八歲，依照伊朗傳統至少須二十一歲始可登基。

第三種是民主共和國：此一制度可仿照伊朗的鄰邦土耳其，土國政體是以總統為國家元首，但內閣負政治上的實際責任，其傳統是由軍人出任總統，而內閣則由一個或兩個以上政黨組成。伊朗國情不同，宗教潛在勢力頗大，故國家元首宜由宗教領袖擔任，而實際負責的內閣應由溫和派政黨領袖擔任。但是，這樣的政權須安撫軍事及好戰的回教領袖們，同時也需要伊朗的受過西方教育者專家們的合作，如此才能真正收到民主共和的實際效能。

第四種是伊斯蘭共和國：流亡在巴黎的什葉派回教領袖柯梅尼已公開的聲明，他已經組成一個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準備進一步組織臨時政府，最後成立一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The Iranian Islamic Republic)。嚴格說來，任何世界回教國家，尙未見像這樣型態的共和國，而只可在憲法中明白規定一條「伊斯蘭」為國家的最高準繩，並無一位傳教士治理國家政務者，即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它是回教聖地所在，也是百分之百的阿拉伯民族與信仰伊斯蘭教的社會，但是國家元首(國王)只能由沙烏地皇族擔任，而非傳教士或宗教家，何況伊朗是個多元民族的社會，伊斯蘭教徒不過佔大多數的地位。如今，這位什葉派領袖僅以伊朗絕大多數回教徒屬於什葉派(非正統派)為理由，而想以宗教領袖資格領導國家政治，豈非幻想嗎？

第五種是軍事統治：此類統治在中東地區不在少數，諸如：巴基斯坦、伊拉克、敘利亞、南葉門、利比亞、蘇丹，乃至埃及等國。伊朗國王則以國家元首及三軍統帥身份統治國家，但內閣總理一職，除艾茲哈瑞將軍一度組成軍人政府平亂失敗外，一向由文人政治家擔任。自從白泰爾博士組成文人內閣以後，巴勒維國王唯恐其出國後，軍人趁機奪取政權，因而他重新調整高級將領的陣容，將原來好戰的將領更換，而另派比較溫和的軍人接任三軍首長，巴勒維有誠意支持白泰爾政府，尙不失政治家風度。除非白泰爾政權失敗，而柯梅尼的伊斯蘭共和國成為泡影，伊朗軍人目前尙不致發動軍事政變。

分析以上五種政治型態，似以君主立憲為最佳，因為，一則適合於伊朗的傳統君主體制，一則符合於西方的君主立憲的民主精神。其次是共和國體制，如果巴勒維王權被推翻，此項體制尚可採用。而唯有伊斯蘭共和與軍事統治是最劣的，也是違背世界民主的潮流。

六 結 論

自從巴勒維登基以來，迄今已發生三次叛亂，而最末一次的一九七八年暴動，遠過於以前的兩次。

第一次叛亂是從一九五二年開始，當時的內閣總理是莫薩第（民族陣線黨領袖），由於他擅自實行石油國有政策，英國遂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繼之英國石油公司技術人員紛紛離去，而使伊朗石油生產完全停頓，國家經濟瀕臨崩潰邊緣。莫薩第政府在馬克斯主義的杜德黨（Judeh Party）煽惑下，乃於一九五二年八月發動政變，國王偕后倉惶逃往歐洲，未數日，勤王軍司令扎希第救平了叛亂，莫薩第被捕下獄，巴勒維隨即返國，英伊邦交恢復，英國石油公司也隨之恢復原狀。

一九六三年伊朗二次發生暴亂，起因由於什葉派回教領袖柯梅尼反抗巴勒維的「白色革命」，^⑨他認為這項革命剝奪了一千多年來伊朗教主（Mullas）的傳統財產，而賦予女子的公民投票權及參加政治活動，更違背了回教法典，於是這位宗教領袖便發動了叛亂，舉行示威運動，高喊反政府口號。國王遂下令軍隊鎮壓，釀成了兩百多人的死亡悲劇。柯梅尼終於被捕放逐海外，先在伊拉克流亡十四年，去年轉往巴黎。

第三次一九七八年的全國大暴動，主要是由柯梅尼繼續策動，再加上敵對的民族陣線的參與，以及智識青年受了共黨的煽惑，其結果，造成了伊朗空前未有的暴動與罷工危機。據非正式報導，伊朗暴動死亡人數至少在一千五百名以上，而國家經濟財政的損失更是無法估計的了。

現在巴勒維國王已偕后出國渡假。一般觀察家相信，巴勒維此番離去，返國希望甚微。

白泰爾政府已獲國會的信賴，軍人的合作，以及卡特政府的支持。但最大的憂慮是，暴亂並未停息，而罷工仍在持續之中；加以敵對的民主陣線及宗教領袖始終否定白泰爾政府的合法性。

白泰爾總理爲了尋求和平，早日恢復地方秩序，現已遣使前往巴黎晉見柯梅尼要求給予支持與合作，但被拒絕接見。同時柯梅尼也拒絕了卡特總統籲請給予新文政府繼續執政的機會，而且依然堅持他返國進行組成伊斯蘭共和國的既定計劃。

在這種困難情形下，白泰爾新政府是否能維持於不墜，却不無問題。倘新政府被迫辭職，伊朗或將發生軍事政變，也可能導致各黨派的權利鬭爭，這樣將使伊朗長期陷於混亂狀態。蘇俄自然不會放棄此一最佳機會。美國不可掉以輕心。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脫稿

註⑨ 參閱「問題與研究」十八卷二期「白色革命與伊朗暴亂」拙作。